

#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7年12月31日 星期六  
农历丁巳年十一月廿一 第10767号

毛主席语录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 西 行

万里西行急， 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 那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 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 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陈毅同志  
毛主席

西行  
万里西行急，  
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  
那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  
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  
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

# 中宣部邀集宣传文化界党内外人士座谈

张平化部长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要求大家行动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建设和壮大宣传文化工作队伍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邀集在京的社会科学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党内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心情非常激动。他们认为，中央宣传部刚刚成立，就召集大家征求意见，这生动地体现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思想战线的工作，十分关怀广大宣传文化工作者。他们说，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夺回了宣传阵地的领导权，大家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向党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座谈会从十二月十三日开始，先开了五次小范围的会。二十五、二十六日，扩大举行，出席的达三百多人。整个座谈会发言十分踊跃，大家互相插话补充，开得生动活泼。

十二月二十六日，郭沫若同志参加了座谈，并吟诵了新作的诗《纪念毛主席诞辰》。

座谈会上，大家以极大的忿慨，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对宣传工作的破坏和对宣传工作者的摧残，并围绕着重理论工作、制定各项宣传工作的规划、整顿和建设宣传工作队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

在社会科学界的座谈会上，大家指出，我们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是最先进的。但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队伍还很小，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也很少，在这方面也是相当落后的。特别是若干年来，“四人帮”肆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把许多理论问题弄得混乱不堪，使我国社会科学工作遭受严重破坏。大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为了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为了回答革命实践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我们一定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创造性的学术研究。理论工作应当作为我们宣传工作中的首要工作。一些同志指出，根据过去二十八年的经验，理论工作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保质、保量、保恒（即持之以恒），才能收到成效。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遵照华主席的指示，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教育运动。有的同志建议要迅速写出一批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科书、社会科学的工具书和党史、军史、近百年史等历史著作。有的同志建议，把社会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分工协作，避免人力的浪费和研究工作的重复；有的同志建议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活跃学术空气；有的同志建议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有所规划，而且要落实到人，并且定期检查、评比。

在文化界的座谈会上，同志们愤怒地揭批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他们疯狂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有的同志揭指，“四人帮”不单在物质方面搞“打砸抢”，在精神方面也是一伙凶恶恶毒的“打砸抢”者。凡是他们不满的、于他们不利的，他们就打，他们就骂；凡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就抢过去，为他们篡夺专权所用。许多人现身说法，以自己受迫害、打击的事实，控诉了“四人帮”的罪行，表示一定要把对“四人帮”的仇恨化为力量，积极投入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一些同志在发言中，集中批判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十七年文艺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事实，引述了自己亲身听到的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的许多有关指示，有事实、有分析地证明，十七年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四人帮”否定十七年，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有同志联系过去自己所犯的错误，走过的弯路，表示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战斗。

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座谈会上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好作品。当前，文艺战线上要一手抓创作，一手抓批评。没有大批的文艺创作，就不能繁荣文艺；没有一支坚强的文艺评论队伍，文艺创作也不能繁荣。会上，大家还建议尽快地把文联和文艺工作者的一些协会恢复起来，以利于团结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事各项研究和创作活动。

许多同志满怀激情地说，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我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又是历史这样长久，内容这样丰富，我们一定要产生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

在新闻、出版、文物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同志们揭批了“四人帮”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指出党的宣传工具一定要紧紧掌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中。大家对宣传工作如何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和紧跟华主席的问题、如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问题、如何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问题，如何培训新闻干部和改进技术装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好意见。

中央宣传新闻部部长张平化主持了各次会议。副部长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张香山出席了会议。

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张平化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座谈会收获不小。大家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篡党夺权的罪行，畅所欲言地讲了许多关于加强宣传文化工作的宝贵意见。这使我们将党无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更加体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风的重要。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经常开一些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或个别谈话，广泛听取意见，以改进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张平化同志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建设和壮大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队伍。他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回顾建国二十八年来历史，正确地分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方面要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教训。另一方面又要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战胜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又一个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四人帮”否定十七年，颠倒历史，是别有用心。我们通过揭批“四人帮”，砸碎“四人帮”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就应该用开闢子路，现在是把我们的全部本领拿出来的时候了。让我们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把宣传文化工作做得更好，创造更大的成绩。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茅盾、胡乔木、于光远、齐燕铭、周扬、冯至、吴世昌、吴恩裕、许涤新、孙冶方、薛暮桥、任继愈、于光远、刘大年、朱智贤、韩祖桐、李曼村、陈翰笙、董颖初、吴敬琏、曹风、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夏衍、周立波、魏巍、姚雪垠、曲波、李劫人、陈荒煤、徐迟、阮章竞、崔嵬、谢铁骊、吴印咸、张瑞芳、田华、赵燕侠、杨秋玲、高盛麟、张庚、史东山、周来、方梅芳、侯宝林、华君武、王朝闻、吴作人、黄永玉、英韬、吕驥、时乐蒙、刘诗昆、王昆、郭兰英、邓玉华、资华筠、姚远方、徐才、范瑾、常芝青、王芸生、王匡、陈翰伯、王益、萨空了、方铤成、邵公文等。

# 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

——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座谈会纪要

《诗刊》记者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京的诗歌界、文艺界的同志六十多人，怀着十分喜悦和振奋的心情，冒着雨雪来到《诗刊》社，济济一堂，学习、座谈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出席座谈会的有：贺敬之、臧克家、赵朴初、谢冰心、林默涵、魏传统、张光年、阮章竞、张志民、冯牧、王朝闻、秦牧、林林、海棣、李瑛、徐迟、唐庚、朱素、蔡仪、朱子奇、程光锐、徐俐、邹荻帆、常任侠、芦荻、金近、谢冕、孟伟哉、梁光弟、葛洛、严辰等同志。座谈会由《诗刊》主编李季同志主持。会上，发言热烈。有些同志作了书面发言。大家畅谈了学习毛主席这封重要信件的具体体会。

发言的同志认为，毛主席这封信的发表，是整个文艺战线和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在信中，总结了我国历代诗歌创作的丰富经验，阐明了诗歌创作以及各种文艺样式的艺术规律，指明了新诗的发展方向 and 道路，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毛主席的信，也为我们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为我们当前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斗争，提供了十分锐利的武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思想，他的光辉著作，仍在指挥我们战斗。

座谈会围绕着毛主席这封信的重要内容，就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艺术特点和新诗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座谈了初步的学习心得。

大家首先感到，毛主席这封信的发表，实在及时、太重要了。这是我们打破“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种种精神枷锁，批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谬论的极其锐利的思想武器。毛主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

要，在创作上，大搞阴谋文艺；在理论上，极力制造混乱。他们与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合伙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准人们提文艺特点、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根本否定形象思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本来是可以自由争论、进行探讨的，但是陈伯达、江青之流，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不准人们讨论，而且把人们的观点分歧当作可乘之机，以售其奸。他们利用一篇否定形象思维的错误文章，硬要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层层加码，无限上纲，并于一九六六年四月把它强行发表。他们明明知道毛主席是肯定形象思维的，却把形象思维说成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肆无忌惮地大肆批判形象思维。他们把关于形象思维的正确论述和一些错误意见混为一谈，又把这些正确或错误的意见同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追随者的反动谬论混为一谈，把肯定形象思维的言论，一律斥为“妖氛迷雾”，是在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提供“理论武器”。他们的矛头公然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这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极大愤慨。

同志们发言中说，毛主席的信明确告诉我们，写诗就要尊重诗歌的艺术特点、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要用形象思维”。违反了诗歌的艺术特点，忽视形象思维，混淆了作文与作诗的区别，以文为诗，势必闹到味同嚼蜡的地步。诗歌同其它任何文艺形式一样，都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叙事诗要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诗所抒发的也不能不是具体人物的思想感情。而艺术形象，只能来自诗人或作家对社会各阶层人物和一切生动的生活现象和斗争形式的不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只能从大量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

感性材料中提炼、酿造出来。离开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不用形象思维，诗人又从何进行创作构思呢？

在座谈发言中，大家进一步谈到，否定形象思维，实质上就是否定文艺工作者深入斗争生活的必要性。因为，一切文艺创作的原料，一切生动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才能取得。生活越深入，形象越丰富。反之，否定了形象思维，也就否定了作家深入生活、掌握丰富的艺术原料的极端重要性，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家脱离工农兵的火炉斗争，使文学艺术脱离人民生活这个唯一的源泉。归根结底，也就实际上否定了文学艺术。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毛主席在这封篇幅不长的信里，三次提到写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和思考的。形象思维并不是诗歌所独有的创作规律，而是整个文学艺术共同规律。在这个问题上，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四人帮”反党集团，都无一例外地站在毛主席的对立面。胡风把形象思维绝对化、神秘化，否定逻辑思维对形象思维的制约作用和指导作用，其目的，在于反对作家、艺术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四人帮”以政治代替艺术，以一般性代替特殊性，否定形象思维，否定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而他们的所谓政治，不过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在他们的淫威下，谁要是大胆讲了艺术规律、艺术特点，谁就触犯了“帮”规，犯了王法。而否定了文艺创作在思维活动上的特点，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文艺创作本身。表面看来，“四人帮”和胡风在表现形式上似乎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下转第三版）

## 青海浙江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谭启龙、铁瑛同志分别当选为青海省、浙江省革委会主任

据新华社西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电 青海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二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在西宁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七百一十五名，比上届代表人数增加了一倍，包括汉、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东乡、裕固、满、壮十一个民族。少数民族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八。大会选出了青海省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和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谭启龙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狄子才、薛宏福、冀春光、赵海峰、希俄巴（藏族）、宋林、郭树先、马万里、沈岭、尕杂布（蒙古族）、蔡凤兰（女）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十二月二十四日，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杨西林为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谭启龙同志代表青海省五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全省各族人民以揭批“四人帮”为名，大治青海，各条战线生气勃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今年初见成效的要求，已在青海胜利实现。

谭启龙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他说，中共青海省委要求全省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苦战八年，把青海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全党全民总动员，大打农业翻身仗。到一九八〇年，要努力做到以生产队为单位，每人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从根本上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大搞草原基本建设，努力使畜牧业每头牲畜有一亩基本草场，使畜牧业优良、高产、稳定地发展，为国家和人民提供更多的肉食和畜产品。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加速发展基础工业。到一九八五年，把青海建设成为大寨省，建成支援农业业的工业体系，建立起

海西新的农业生产基地和共和盆地新的粮食和油料生产基地。

谭启龙说，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五，民族自治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九以上。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青海，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认真进行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彻底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要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作用，认真培养、积极提拔、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不断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要更快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是，必须注意打击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敌人。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谭启龙同志的工作报告。各族人民表示拥护，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讨论了如何实现高速度发展青海国民经济的具体目标。

谭启龙同志提出了高速度发展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他说，中共青海省委要求全省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苦战八年，把青海建设成为祖国的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全党全民总动员，大打农业翻身仗。到一九八〇年，要努力做到以生产队为单位，每人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从根本上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牧区要坚持“以牧为主，围绕畜牧业生产，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大搞草原基本建设，努力使畜牧业每头牲畜有一亩基本草场，使畜牧业优良、高产、稳定地发展，为国家人民提供更多的肉食和畜产品。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加速发展基础工业。到一九八五年，把青海建设成为大寨省，建成支援农业业的工业体系，建立起

国民经济的规划，要求到一九八五年，把浙江建成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高产稳产的农业基地和农轻重协调发展、具有自己特点、社会主义工业省。要力争四、五年内，使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达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粮食平均亩产跨“双纲”。农、林、牧、副、渔都要大幅度增长。要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做到电力自给有余，燃料、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石油工业都有一个大发展，建成支农工业体系。

铁瑛同志说，要实现建成工业省的规划，首先要从明年起，用三年时间打好两个硬仗，一个是把农业迅速搞上去，一个是把基础工业迅速搞上去。为此，要抓住即将到来的一九七八年，大抓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要认真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总结搞企业整顿的整顿，搞好经济工作的整顿，落实各项经济政策。要关心群众生活，城市要办好集体福利事业，创办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搞好蔬菜基地，搞好环境保护。农村主要是解决增产增收、日用品供应和农村盖房用的建筑材料等问题。

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铁瑛同志的报告。代表们满怀信心地表示，要开足马力，加快速度，深入持久地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浙江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 青海省举行政协四届首次会议

谭启龙同志当选为省政协委员主席

据新华社西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二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在西宁举行。

出席会议的一百七十七名委员，列席了青海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政协青海省第三届委员会的会务报告。会议选出了政协青海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十六人，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启龙当选为本省政协委员会主席，冀春光、郭廷耀、张百庵、郭若虚、刘呈云、夏茸赤（藏族）、马乐天（回族）、郑文卿、苏耀亮、官保加（蒙古族）、廖霍庭当选为副主席，郭若珍兼秘书长。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谭启龙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进一步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侨务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希望青海省各界人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发展青海省的大好形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积极贡献力量。委员们在讨论中忿怒斥“四人帮”破坏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滔天罪行。有些委员说到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心情激动，热泪盈眶。在讨论到今后的任务时，大家一致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推动各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伟大团结，为加速青海高原的建设而贡献力量。

# 石油工业生产持续稳定上升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我国石油工业今年全面发展,生产持续稳定上升。现在,全国原油、天然气的全年生产计划已经提前完成,柴油、煤油、汽油、润滑油等各种石油产品普遍突破计划规定的指标,石油工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部达到国家要求,石油勘探、油田建设、管道输油、科学研究和各企业的农副业生产都获得了丰收。

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向着新的更高的目标进军,狠抓以注水为基础的综合调整工作,不断挖掘老井潜力,保证了油田压力稳定,原油高产稳产,提前五天完成了国家计

划。华北油田今年又有一批高产油井相继喷油,原油总产量大幅度增长。老石油基地玉门油和四川省石油管理局、青海省石油管理局等石油企业,也都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

对国家计划规定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许多石油企业坚持力争上游,做到全面完成。整个石油工业,今年的产品合格率符合国家规定,其中外运原油含水率进一步下降到百分之零点八八,大大低于计划要求;总的生产成本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二,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了两亿多元;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减少了百分之五;上缴利润超过计

划百分之二点一七,工业总产值、生产消耗、全员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技术指标的完成情况,在全国各工业部门中也是名列前茅。

今年,全国石油部门在完成当年生产计划的同时,抽调大批人力和设备投入石油勘探开发的新战场,为贯彻胡主席的重要指示,创建十来个大庆而战斗。广大钻井工人加倍努力地勘测祖国丰富的石油宝藏,不断刷新进尺纪录。全国今年的平均井深比往年加深了几百米,但每个钻井队平均的年进尺比去年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石油工业部门的广大科技人员加强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对我国陆相成油和古潜山油田形成等重大课题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论述,同时结合生产需要研制出了一批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 四川工业增产幅度大

据新华社成都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电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四川省工业战线高歌猛进,气象万千。据统计,今年全省工业生产已提前五十六天完成了国家计划,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九。许多主要产品,如铁、矿石、生铁、钢、钢材、化肥、原煤、发电量、拖拉机、棉布、纸张等都超额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产量比去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十到一倍以上;质量、成本、原材料消耗、利润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也都显著进步。

今年四川省工业生产增产幅度大。全省十九个地、市、自治州和十五个主要工业局,全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其中重庆和

成都两市,今年的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今年,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各工业部门以揭批



全国大庆式企业常州东风印染厂提前一个月全面完成一九七七年国家计划。新华社记者摄

## 轻工业战线提前完成总产值年计划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扭转了由于“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造成的停滞不前的局面,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全年总产值计划。截止目前,原盐、卷烟、自行车、手表、洗衣粉、灯泡、衡器 and 农用塑料薄膜等主要轻工业品,都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今年以来,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大体快上,轻工业战线碰到了电力、燃料供应不足的困难。各地轻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切实加强企业管理,大力开展计划用电、节约用电活动,努力做到节电、节约增产。沈阳市一轻局发动群众层层抓电,揭矛盾,找差距,堵漏洞,订措施,实现了既增产又节电。沈阳日用电器三厂过去日耗电八千五百度,通过节约挖潜,合理用电,日耗电量降低到六百度,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计划。广州市人造造纸厂发动群众改造锅炉设备,把优质煤与劣质煤合理搭配使用,使每吨

机制纸、纸板的平均能耗由过去的一千零九十七公斤降低到九百二十六公斤,为国家节约煤炭二千五百六十多吨。上海保温瓶行业开展了节约原材料攻关赛,瓶胆总破损率比一九七六年下降百分之十八,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前几年许多轻工业产品产量下降,影响人民生活。轻工业部门今年注意狠抓了产品质量问题,轻工业部召开了提高产品质量的电话会议,并按产品的种类,对卷烟、农用塑料薄膜、洗衣机、自行车、缝纫机等行业进行质量分析评比,使许多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逐步提高。

县办轻工业是全国轻工业战线的一支生力军,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今年,轻工业部和有关部门分别在河北遵化县、广东中山市召开了县办轻工业会议,总结推广了河北遵化县、广东中山市、黑龙江尚志县、吉林洮安县积极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地方轻工业的经验。

## 测绘部门测绘生产比去年翻一番

据新华社讯 全国测绘部门已于十一月底完成全年测绘生产计划,实现了年初提出的测绘生产比去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各省、市、自治区测绘部门坚持抓纲带测绘,年初提前出测,年终推迟收测,积极为经济建设服务,发挥了尖兵作用。

各地测绘部门编绘出版了一大批省、地、县、市、自治州、规划用图和图集,编绘出版了各种公开版地图。我国第一册汉语

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力、水准、三角测量,我地图集》业已出版发行。国新近开辟的人造卫星此外,还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天文、大地测量也取得可喜成果。

## 黄河中游天桥水电站建成

据新华社讯 兴建在黄河中游多泥沙地带的天桥水电站,已开始运行发电。

这座水电站为陕西、晋西北广大农村引水高灌提供电力,同时为进一步开发黄河中下游水力资源提供经验。在黄河中游多泥沙地带兴建水电站,是陕西、晋两省人民多年的宿愿。两省人民经过六年多的奋战,这座电站已建成五台发电机组和相应的配套工程。现在,强大的电流正通过高压电源送往府谷、神木、米脂和榆林以及太原等地。

##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社长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今天上午会见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社长兼社长路易·马利亚·安松,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

话。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街参赞拉斐尔·萨拉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外有新闻通讯社社长普涛、总编室副主任彭迪。



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了西班牙埃菲通讯社社长兼社长路易·马利亚·安松。

新华社记者摄

## 王震副总理会见即将离任的阿根廷驻华大使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了即将离任的阿根廷驻华大使卡岑施泰因。

会见时在座的外有外交司副司长申志伟、礼宾司副司长傅顺和。

## 首都新闻界和外交部新闻司为各国驻京记者举行招待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首都新闻界和外交部新闻司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驻北京记者。

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总书记查希多和书记处书记,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一些外国新闻界朋友,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

绩伟,新华社社长普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刘卓宗,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杜越,北京日报总编辑黄森,外文局负责人江牧岳等。

今天,在一九七八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外新闻工作者欢聚一堂,互致新年的问候,气氛热烈友好。

## 北大授予叙利亚专家马卢海以名誉教授称号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主持了仪式。他在讲话中向马卢海先生表示热烈祝贺。

马卢海先生感谢北京

大学给予他的这一荣誉。

参加仪式的有教育部副部长周林等以及师生代表。叙利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欧麦尔·赛义德和在京的叙利亚专家、留学生也参加了仪式。

### 律诗·五言律·七言律

律诗是诗体名,格律严密,故名。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八句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第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通常押平声。一般分五言、七言两体。简称五律、七律。偶尔有六律。如在十句以上,则为排律。

五言律诗每句五个字,每首八句。第一、三、五、七句不入韵,第二、四、六、八句入韵,这是正例;但首句亦有入韵者,这是变例。

七言律诗每句七个字,每首八句。第一、二、四、六、八句入韵,第三、五、七句不入韵,这是正例,但首句亦有不入韵者,这是变例。

### 长短句

一般用为词的别名。词所以采用长短句,是由于音乐上的要求,句子的长短又须依照曲调的节拍。长短句的词已胚胎于盛唐,至中唐而渐盛。现存宋人词集中,题名“长短句”的有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辛弃疾《稼轩长短句》等。

### 平仄

平指四声中的平声,仄指四声中的上、

去、入三声。旧诗赋及骈文中所用的字音,平声与仄声相互调节,使声调谐协,称为调平仄。

### 赋·比·兴

凡诗文直截了当叙述其事而不用譬喻的,叫“赋”。“比”是譬喻,“比者,比方于物也。”

“兴”是寄托,“兴者,托事于物。”为触景生情,因事寄兴,也有以是为“取善事以喻劝之”的意思。

### 杜甫和《北征》

杜甫(公元712—770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生活在唐帝国由兴盛走向衰落的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动荡年代,经历了长期离乱、颠沛流离的生活。杜甫的诗比全面和深刻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强烈地表现了各种侧面的政治社会内容,表现了人民生活的疾苦和他所能认识到的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现象,因此后世许多学者对他评价很高,有人称他为“诗史”。在诗歌创作上,他表现出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杜甫从被安禄山部队占领下的长安逃到凤翔,在肃宗的流亡政府中任左拾遗。这年八月,他从凤翔回鄜(今陕西富县)探望家室。《北征》就是此时所作的诗篇之一。它系统地叙述了旅途的经历和观感,回到家里以后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当时时局的看法,也抒写了自己的悲怨心情。

“征”,旅行的意思。鄜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名为《北征》。

### 韩愈和他的三首诗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南阳(今河南南阳附近)人,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的诗人。韩愈曾试图将散文的语言结构形式运用到诗里,但有时显得生硬和绝对化,破坏了诗歌的语言特色。

《山石》是一首记游诗,可能是唐贞元十七年(801年)他离开徐州到洛阳途中所作,写深山古寺的见闻和自己的感慨。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是贞元元年(805年)所作。张功曹名张署。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和张署都在首都长安担任监察御史,由于直言谏劝德宗,被谪贬到南方。贞元元年(即贞元二十一年),唐宪宗李纯赐发大赦令,当时韩、张两人都任湖南郴州(chēn shān)等州候命令,张署改官江陵府法曹参军,张署改官江陵府功曹参军。韩愈此诗,是得到改官消息时所作。这两首诗风格清新,形象鲜明,表现了诗人倔强豪迈的性格。

《衡岳》原题为《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是韩愈由湖南郴州往湖北江陵任所,途中游衡山所作。衡山是五岳之一,所以称为衡岳。衡岳庙在湖南衡山县西三十里。韩愈在诗中描写了衡山和衡岳庙的景色,写了自己祭庙时的心情,并非为了祈求幸福,而是由于政治上被打击,满腔愤慨无人理解,只得在神前倾诉。

### 民族形式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毛主席也曾肯定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但在这封给陈毅同志的信里,毛主席又以大力形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一角度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毛主席的话,语重心长,表达了广大读者的心愿,要求新诗早日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艺术形式,要求新诗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对我国诗歌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热情的鞭策,督促我们认真学习,认真总结经验,努力为新体诗歌的形成作出有益的贡献,以期无愧于伟大领袖的遗愿,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热烈希望。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们一致表示,非常感激英明领袖毛主席指示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大家深信,毛主席这个重要文告的发表,必将为我国诗歌界和整个文艺界带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大家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努力促进我国新体诗歌的形成与发展,促进新诗和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

## 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

(上接第二版)

“四人帮”极力反对毛主席的教导,到处散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文艺创作上制造了大量的奇谈怪论,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他们否定形象思维,肆意颠倒文艺与生活关系,反对作家深入群众生活,鼓吹“从路线出发”,搞什么“主题先行”,强制一切文艺创作一律奉行他们那个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关起门来创造“英雄”,其影响所及,搞得文艺创作干部一腔子,干人一面,“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严重摧残和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他们鼓吹的“反形象思维”论,是他们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互相

补充、互相配合的,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大家回顾毛主席对诗歌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深深体会到毛主席高瞻远瞩、恩格斯一样,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以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反映革命的内容,对

新诗诗体问题,给予了始终一贯的关心。文学家艺术家,如果不努力追求形式的完美,就等于给自己的作品解除武装,就不能起到杀伤敌人、保卫自己的作用。写诗而不注重诗的形式,不注意诗歌的文艺特征,也就没有了诗,只能变成某种别的艺术品种了。

在给陈毅同志这封信之前,毛主席就指出:新诗要“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并且反复指明: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在这封信里,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了: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主席一再强调民歌是创造新体诗歌的一个重要基础,这关系到新诗的健康成长问题,关系到如何创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民族形式问题。毛主席又一次具体地、明确地为我们新诗指明了发展道路。我国两千多年诗歌发展的历史,已经反复证

明,如鲁迅所说:“旧文学衰落后,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民歌有鲜明的阶级感情,语言简练,形象生动,刚健清新。特别是解放以后,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新民歌,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劳动和斗争,表现了新的思想,抒发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我们必须尊重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学习民歌,研究民歌,从吸取养料和形式,为我们创造新体诗歌打下坚实的基

础。

发言的同志,忿怒批判了江青对民歌的诬蔑和攻击。叛徒江青明知毛主席对民歌的高度评价,却恶骂民歌“色情,下流”,这恰恰是她仇视人民群众,反对毛主席的一贯教育,破坏我国新诗发展的罪证。

发言的同志一致认为,多年来,广大诗歌作者在建立新诗的

## 读毛主席谈诗的信

林默涵

我今天很兴奋来参加这个座谈会，是来学习的。首先是学习毛主席这封具有重要意义的信，其次是向同志们学习。听了许多同志的发言，使我觉得很多教益。

这些年来，我很少接触文艺。在“四人帮”控制下，有一个时期，我连报也看不到，毛主席著作也不让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我从广播中听到声讨“四人帮”的诗歌朗诵，真是激动万分。我看到很多工人同志都热心收听。诗歌引起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共鸣，如果不是空前未有，也是少有的。

我不懂诗，更不会做诗。但是，喜欢读诗。特别是毛主席的诗，——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典范。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这封信，不但告诉了我们他老人家是怎样写诗的，也给诗歌创作解决了极其重要的问题。毛主席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的形式。马克思不满意他自己早年写的诗，因为那些诗在音律方面不够理想。恩格斯在论革命悲剧时，一再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一个艺术家，如果不竭力追求形式的完美，就等于给自己的作品解除武装，就起不到杀伤敌人、保卫自己的作用。诗的形式尤其重要。不论诗怎样变化：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古体，近体，以至今天的白话体，都必须具有诗的形式。诗的形式是根据民族语言的特点、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诗歌创作的发展而形成、演变和创新的，但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诗，而变成别的艺术品种了。这当然不是说形式决定内容，而是给内容以界限，使内容得到充分的展现，或者相反，使内容的展现受到束缚。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诗也不例外。叙事诗固然要塑造人物形象，抒情诗所抒发的也是具体人物的思想感情。“比”和“兴”是用具体事物来作比和起兴。既然如此，诗人在创作构思中，就不能离开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也就是要用形象思维。当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不是互不相容的。文学艺术通过形象达到逻辑的结论，社会科学则通过逻辑的分析来使人们认识复杂纷纭的具体现象。如果我们承认文艺和科学的区别，承认它们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所起的作用的区别，又怎么能否认文艺家和科学家在从事他们的创作和研究活动时具有不同的思维特点呢？

大家知道，在古代诗人中，毛主席比较称许李白、李贺的诗。这两位诗人的奔放的和奇丽的诗情，使他们很少写律诗，因为律诗的形式容易束缚思想感情。可是，毛主席写的诗（词除外），却大多都是律诗，而严格的格律，并没有能够约束他的气贯长虹的革命豪情。所谓“巨匠是在严格的规范中施展他的创造才能的”，毛主席正是如此。毛主席又指出，韩愈虽然以文为诗，但也不可全盘否定，他的某些诗还是可以的。这告诉我们应该向各种不同风格的诗人学习，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转益多师是吾师”，不拒众流，方能成其大海。

万恶的“四人帮”到处散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文艺创作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他们把一切对立起来，谁讲重视形式，就说你是“形式主义”，“否定思想内容”；谁讲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就说你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同他们否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也否定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这就形成了文艺创作粗制滥造，作品人物全从概念出发，千人一面，俱同木偶，只要符合他们的“帮思想”就行。否定形象思维，实际上就是否定文艺工作深入群众生活，因为凡有到生活中去观察、研究和熟悉各种人物，才能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各种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不从生活出发，就意味着文艺的死亡。“四人帮”又硬把古代诗人、作家划分为儒家、法家，给一大批诗人、作家扣上“儒家”的帽子，加以抹杀，使我国丰富灿烂的民族文艺遗产几乎濒于灭绝，真是罪不容诛。毛主席这封光辉的信，是击溃“四人帮”种种反动谬论的锐利武器。（原载《诗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号）

## 澄清关于形象思维的理论是非——学习毛主席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科学论断

孟伟哉

怀着极大喜悦，学习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话的信。

在揭批“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战斗中，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发表伟大导师毛主席这一光辉信件，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英明措施。

这篇珍贵文献的发表，是诗歌界的大事，是文艺界的大事，也是我国整个思想理论界的大事。在这封信里，毛主席不仅再次阐发了我国诗歌发展的道路问题，继承和改造古典文学遗产问题，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十分明确地写出了诗要用形象思维的科学论断。毛主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又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当然不仅适用于诗，而且适用于各种文艺形式，是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形象思维这一概念，经毛主席予以确定和阐发，无疑将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经典命题。

这封信，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在哲学和文艺学方面的新的发挥和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灿烂明灯。毛主席发挥了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如此明白地指出文艺学术的创作确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特点，这使我们对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这些也借文艺以反党的阴谋家的嘴脸，认识得更清楚了。

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是对文学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毛主席通晓我国古代的和现代的文学生艺术历史，不止是诗，就是对许多戏剧和小说作品，甚至包括神话，他都有精深的见解。他直接同地地征引和论及过多少作品和作家啊！仅从给陈毅同志的信看，他对唐宋诗词多么熟悉！他说：“宋人多数不懂得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唐、宋两诗相对比，把问题提到创作规律的高度，是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根据的。

“四人帮”专搞阴谋诡计，不懂历史。他们为达到其反革命的治政目的，一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大搞指鹿为马的实用主义和诡辩论。他们梦想篡党、窃国、复辟资本主义，将人类历史的总规律尚且不在眼里，更何况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他们否定文学艺术的历史，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成就，否定形象思维，否定文艺学术创作的规律。他们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制造反革命的阴谋文艺，也为自己的阴谋目的编造了所谓“创作原则”、“创作规律”，实际上是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胡诌乱扯。他们利用已经把持到的舆论阵地，大肆宣扬自己的反动谬论，使一些年轻同志，除了“三突出”、“三陪衬”之类的三字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所

知甚少或全然无知；除了“四人帮”一伙指使炮制的那些阴谋文艺，对古今中外文艺的历史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在“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下，有的作品确是“主题先行”、“设计矛盾”、“设置人物”，没有生活，向壁虚构，或者是把丰富多彩的生活简单化，去套他们的那些个模式，完全不是形象思维，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的现象，荒唐到了惊人的程度。

现在，发表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文献，为我们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澄清是非，提供了极其有力的理论依据。

反复学习毛主席这封信，深感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也是对他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伟大的诗人。他的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不朽诗作，构成了一部中国革命的壮丽诗史。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运用文艺反映现实，还是运用科学理论指导革命斗争，改造世界，毛主席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威。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肯定艺术创作有它自己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文艺理论，作出新的发挥和发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毫不迟疑。

“四人帮”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又没有艺术实践，一切服从于阴谋需要，当然不敢承认艺术创作中存在着形象思维这一客观规律。否则，他们的《反击》之类的帮电影，怎么能混得下去呢。他们是一伙法西斯，实行反动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问题上都是一言堂，根本不敢实行百家争鸣。象形象思维这样的问题，如果让人们研究讨论，那么，必定会触及他们的谬论邪说。他们象蝙蝠害怕阳光那样害怕真理，完全靠栽赃诬陷、造谣撒谎、骗人吓人过日子。他们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个文艺界，说成是“黑线专政”，涂抹得一片漆黑，把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批判过的问题，颠倒过来变成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罪名，罗织成所谓“黑八论”，其罪恶用心是要把文艺变成他们的天下，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什么工农兵方向，他们的需要就是方向。什么文艺规律，他们的需要就是规律。但是，真理耐不住，打不倒，打不倒。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关于形象思维，我国文艺理论界和哲学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曾进行过讨论和争论。当时提出的问题是：文学家、艺术家在通过他们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与理论科学家（如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活动中，是不是存在着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样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另一种看法是：根本不存在这种差别，人类只有一种思维方式，即抽象思维的方式。

为求得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当时文艺界的多数同志，进行着两方面的工作。这就是：一方面，批判那种把形象思维绝对化，将革命文艺家创作过程中的形象思维，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另一方面，批评那种否认形象思维，以抽象思维取代形象思维，以马思主义一般原理否定艺术创作规律的倾向；同时承认，对于参加这一讨论和争论的多数人来说，学术上一时不同的看法，是认识问题而不是根本立场问题，应该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百家争鸣，在不同意见的争鸣中，逐步统一认识。这本来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自从林彪、江青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抛出以后，形象思维就被宣布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一个“反动理论”，“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直接针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这种所谓形象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就断然否定了形象思维，否定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使这个本来可以、而且应该研究、讨论的带有学术性的问题，成了不得有争议的严重政治问题。并且，这就好像成了结论。一晃一十年，形象思维这个术语和概念，成了禁忌，不能讲；真正的艺术创作的规律，成了禁区，不能探讨。被宣判为“修正主义”的所谓“形象思维论”，实际上和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黑八论”一起，都成了“文艺黑线专政”的支柱，理论工作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被压得不能动弹。

而今，“四人帮”打倒了，毛主席的这一文獻公布了，人们不禁要问：林彪和江青真的对毛主席关于形象思维的见解毫不知晓吗？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现在，问题的解决有了最权威的根据和最好的条件。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形象思维这个问题上搞的阴谋，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同时，从理论上探讨，规定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它与抽象思维的关系，它的各种要素，既防止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又防止否认它的规律和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一项战斗任务。

这些年，“四人帮”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主席文艺思想糟蹋得不成样子。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学习、研究、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并坚决地依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去实践。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

诗写得古香古色和过去一样。

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毛主席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在给我们指出一条遵循的路子。以前指示说：“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又说，在民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陈毅同志写过新诗，毛主席对他说：你还不会写新诗，你的肚子大，

我不敢写。毛主席所以不敢写新诗，我想主要是为了新诗没有一定的形式。他老人家也说过：新诗创造最难。他念念不忘地是为着新诗的形式操心。在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里又提出了“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诗体式”。毛主席一再强调民歌是创造新体诗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关系到新诗的群众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闻的新诗的民族形式问题。这个题目，自从新诗诞生一直到今天，六十年漫长的途上在摸索、寻求而仍未得到解决。从毛主席一再的指示中，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新诗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应该写什么，短小、精炼，生动活泼，象民歌，象古典诗歌，但又不是民歌，不是古典诗歌，而是吸收它们的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相对固定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承认所喜爱的一种新诗体式。这，也就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特别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同志们。我们有责任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努力去试验、去实践，现在新诗的情况，是远远没有走上毛主席指示的途径的。

毛主席说，诗歌创作，“赋也可以用”，但是强调了“比”、“兴”两个方法。因为“诗要用形象思维”，以形象去感动读者的。可惜的是，我看，现在诗歌创作，用“赋”的表现方法却占着不小的比重。真情实感贫乏，只能靠直陈，既空洞且长，令人生厌。现在有些新诗，象分行写的散文。实际上，比古代的一些优秀的散文也是逊色。我们今天写新诗，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作的时候注意“形象思维”，切忌“直说”，有如散文。在形式方面，向民歌学习，使它小巧玲珑，容易记住，又便于吟诵。这样，才能真正使新诗深入群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挥它的战斗威力。（原载《诗刊》一九七八年一月号）

毛主席离开我们一年多后，在深秋的怀念之日俱增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同意《诗刊》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话的一封信》，喜讯传来，我们是多么欣慰，多么感动啊！

这封信，主要是谈的诗歌问题，但它包括了整个文艺创作：谈的是美学问题，但所涉及的是阶级立场问题——政治问题。

这封信，我捧读了许多遍，思考了许多问题，把韩愈、李贺的诗集重新翻阅了。觉得这封信，含蕴深厚，溯流追源，就得考虑整个诗歌的历史。从《诗经》、《楚辞》一直到现代的“今诗”和“用白话写诗”，以及新诗的形式种种问题。越学习，越觉得毛主席学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而确切。一九六一年，毛主席给我写了两封信，想约我再去谈谈诗的问题，同年冬末又写了一封信，说：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我感觉到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十六年后，读到毛主席给陈毅同志的这封信，使我感到他老人家虽然工作繁重，但对诗歌创作，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研究，给予深切的注意！我，作为一个诗歌作者，得到毛主席当面的教导，我怎能不万分激动，而又充满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呢！

首先，我们学习“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文艺创作（诗在内）上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四人帮”，都是一脉相承地站在毛主席指示的对立面。胡风之徒在他们的反动文章里，拼命强调“主观战时精神”，他们破罐子大叫乱喊“到处都是生活”的荒唐调调……。而“四人帮”也在他们的破烂文艺旗子上打出“主题先行”，闭门造“人”，大搞“三突出”，拼凑人物与故事情节，高喊“革命口号”，从概念出发，叫嚷大字“与走资派斗争”的“英雄”，等等。“四人帮”承袭胡风的衣钵，以反动的文艺观，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

毛主席教导：“诗要用形象思维”，这里边就明确的包含着文艺作者如何取得形象问题，如何对形象进行选择、概括的问题。我个人体会，觉得其中概括了作者深入战斗生活的问题，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 论诗遗产在

臧克家

的讲话》对照着学习，便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有出色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形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从这一段重要的讲话里，可以体会到，一切创作的素材，一切人物、事物的形象，从斗争生活的实际中才可以取得，在进行创作时，才能用形象去思维。生活越深入，形象也就越丰富，在概括的时候，有所取，有所舍，有所爱，有所憎。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作家的世界观就在其中起作用。所以毛主席又说：“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诗歌和一切文艺作品，应该是“形象思维”开出来的花朵，以它的色香动人。诗歌和一切好的文艺作品全凭它的饱含作者爱憎深情的形象去感动人，不是用理论去说服人。

“四人帮”反抗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作家深入斗争生活，关起门来创造“英雄”，他们在文风、诗风方面的遗毒，至今未全消。即以诗而论，长而空的东西还不少，从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它的形象令人感奋的佳作，还不够多。

毛主席对于古典诗歌，修养深厚，见解深刻而确切。毛主席谈到赋、比、兴，这是二千多年前《诗经》里的作品所使用的三种表现手法。言外推意，也就是肯定从《诗经》开始的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毛主席喜欢李贺、李白的诗，足见对《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予以适当评价。李白、李贺的诗，受《楚辞》影响较大，不甘受律诗的桎梏，富有创造性，艺术特色鲜明。他们的诗篇，奔放，奇崛，新颖，繁富。

宋人，以散文入诗，有时理胜于情，没有唐诗的含蓄耐读。这种风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韩愈已开其端。入宋，此风大炽，在文学史上成为一弊。历代评论家对它毁誉不一。毛主席批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毛主席对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宋人也并非一笔抹杀。象梅尧臣、苏东坡、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等人的集中，可以谈到以形象动人的佳作，其中也杂有毛主席所批的东西。毛主席对写作旧体诗，要求严格。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就说过：“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不易学”。在给陈毅同志这封信里，一方面对陈毅同志的诗作给予“大气磅礴”的很高评价，但在格律方面也指出“稍有未合”的不足。毛主席谦虚，对自己写的诗律，也不满意。对于词，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一月的时候，就曾对我说过：我常用小令一类词牌子写点词，象工具用熟了。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又说：“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主席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这是至理名言！号称律诗，就得合律，有所突破可以允许，但基本上不能逾越。直到现在，有不少同志学写旧诗，完全不按旧诗格律，而又形似，美其名曰“解放体”，有的甚至把乱韵的东西，标以“律”，期期以“为不可”！

毛主席谈到了“今诗”问题。我揣摩所谓“今诗”，就是今天写的旧体诗。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叶帅、董老之七律、五律给我们树立了典范。今天写旧体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这就要求今天写旧体诗，必须有新的思想、情感、新的意境和语言。不能用典故，使它成为大众欣赏的障碍物。旧体诗，必须配合革命形势，服从斗争要求，成为时代的号角。不能把今日的旧体



# 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文章 -号召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和建设国家 只要遵循党的路线就能在任何时候打败任何敌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民主柬埔寨电台十二月二十七日广播的一篇题为《柬埔寨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和建设国家》的文章指出，自从有了柬埔寨共产党的正确英明领导之后，柬埔寨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团结一致，英勇战斗。一九七五年四月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只要我国人民遵循党的路线，团结一致，就能够在任何时候打败任何敌人。

文章说，解放后，柬埔寨人民内部的团结和统一更加坚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以战斗的姿态、不怕牺牲的精神，积极地保卫和建设国家，使祖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农民和革命军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清楚地辨别敌人和朋友，完全独立自主地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保卫党和人民，保卫集体制度，决心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文章最后说，我国人民坚信，只要在柬埔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党的路线，团结一致，共同战斗，民主柬埔寨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没有任何敌人可以阻挡我们前进，没有任何敌人能够侵略我们柬埔寨的国土。

这家电台在最近广播的另一篇评论中，赞扬柬埔寨革命军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为保卫和建设祖国作出了贡献。评论说，柬埔寨革命军是柬埔寨工农大众的优秀儿女。自从



保卫祖国的海疆  
守卫在磅逊港的柬埔寨革命军战士警惕地  
新华社记者摄

她创建以来，在柬埔寨共产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下，革命军战士们坚定的路线，服从党的领导，无条件地、自觉地随时随地遵守和执行党的原则。

评论说，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革命军战士们的组织纪律性不断得到加强。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毫不妥协地退却。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打击敌人。

评论说，在保卫和建设国家时期，驻扎在海防、边防和內地的革命军，继续进一步巩固和发扬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性的传统，随时准备为党、为阶级、为人民和为敬爱的祖国作出牺牲，为保卫国家、保卫敬爱的柬埔寨共产党、保卫人民、保卫工农革命政权和保卫胜利果实、并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民主柬埔寨作出贡献。

## 结束对民主柬埔寨的友好访问

### 澳共(马列)代表团离开金边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由爱·弗·希尔主席率领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团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束对民主柬埔寨的友好访问乘专机离开金边。

利以及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干部。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也到机场送行。

访问期间，希尔主席同柬中央书记波尔布特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希尔主席由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陪同参观了暹粒——吴哥。

## 老挝工商业部部长等 会见我政府经济代表团

新华社万象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电 老挝政府工业和商业部部长梅索·塞桑平、农业生产和水利部部长坎农·赛雅森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别会见了以中国驻老挝大使徐晃为团长、外经部副部长杨荣杰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同一天晚上，老挝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坎农·苏米赛举行宴会，招待中国代表团。坎农主任和徐晃团长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共同祝愿老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战斗团结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万象的。

## 我新闻代表团结束对布隆迪的访问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布隆迪拉消息：以王寿仁为团长、陈龙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结束了对布隆迪的友好访问，十二月三十日离开布隆迪回国。

二十九日，布隆迪总理兼计划部长恩赞比马纳在总理府接见了王寿仁团长，代表布隆迪总统巴扎扎对代表团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同王寿仁团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布隆迪新闻部长塔西塞·鲁维拉和塔西塞·鲁维拉也参加了会见。

在代表团离开前夕，塔西塞·鲁维拉部长向代表团热情告别，祝两国新闻工作者的合作日益加强。

二十八日晚，申连瑞临时代办为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布隆迪举行了招待会。代表团在八天访问期间，同布隆迪新闻界朋友交流了经验，还参观了种植园、工厂和其他单位。

一月五日(星期四)第一次广播(下午) 14:00 电视教育讲座(重播) 18:00 电视讲(8频道) 12月30日讲话内容：第一次广播(晚上) 19:00 新闻联播：19:15 少年儿童节目：19:25 体育：20:00 国际新闻：20:05 电视讲：20:10 电视讲：20:15 电视讲：20:20 电视讲：20:25 电视讲：20:30 电视讲：20:35 电视讲：20:40 电视讲：20:45 电视讲：20:50 电视讲：20:55 电视讲：21:00 电视讲：21:05 电视讲：21:10 电视讲：21:15 电视讲：21:20 电视讲：21:25 电视讲：21:30 电视讲：21:35 电视讲：21:40 电视讲：21:45 电视讲：21:50 电视讲：21:55 电视讲：22:00 电视讲：22:05 电视讲：22:10 电视讲：22:15 电视讲：22:20 电视讲：22:25 电视讲：22:30 电视讲：22:35 电视讲：22:40 电视讲：22:45 电视讲：22:50 电视讲：22:55 电视讲：23:00 电视讲：23:05 电视讲：23:10 电视讲：23:15 电视讲：23:20 电视讲：23:25 电视讲：23:30 电视讲：23:35 电视讲：23:40 电视讲：23:45 电视讲：23:50 电视讲：23:55 电视讲：24:00 电视讲：24:05 电视讲：24:10 电视讲：24:15 电视讲：24:20 电视讲：24:25 电视讲：24:30 电视讲：24:35 电视讲：24:40 电视讲：24:45 电视讲：24:50 电视讲：24:55 电视讲：25:00 电视讲：25:05 电视讲：25:10 电视讲：25:15 电视讲：25:20 电视讲：25:25 电视讲：25:30 电视讲：25:35 电视讲：25:40 电视讲：25:45 电视讲：25:50 电视讲：25:55 电视讲：26:00 电视讲：26:05 电视讲：26:10 电视讲：26:15 电视讲：26:20 电视讲：26:25 电视讲：26:30 电视讲：26:35 电视讲：26:40 电视讲：26:45 电视讲：26:50 电视讲：26:55 电视讲：27:00 电视讲：27:05 电视讲：27:10 电视讲：27:15 电视讲：27:20 电视讲：27:25 电视讲：27:30 电视讲：27:35 电视讲：27:40 电视讲：27:45 电视讲：27:50 电视讲：27:55 电视讲：28:00 电视讲：28:05 电视讲：28:10 电视讲：28:15 电视讲：28:20 电视讲：28:25 电视讲：28:30 电视讲：28:35 电视讲：28:40 电视讲：28:45 电视讲：28:50 电视讲：28:55 电视讲：29:00 电视讲：29:05 电视讲：29:10 电视讲：29:15 电视讲：29:20 电视讲：29:25 电视讲：29:30 电视讲：29:35 电视讲：29:40 电视讲：29:45 电视讲：29:50 电视讲：29:55 电视讲：30:00 电视讲：30:05 电视讲：30:10 电视讲：30:15 电视讲：30:20 电视讲：30:25 电视讲：30:30 电视讲：30:35 电视讲：30:40 电视讲：30:45 电视讲：30:50 电视讲：30:55 电视讲：31:00 电视讲：31:05 电视讲：31:10 电视讲：31:15 电视讲：31:20 电视讲：31:25 电视讲：31:30 电视讲：31:35 电视讲：31:40 电视讲：31:45 电视讲：31:50 电视讲：31:55 电视讲：32:00 电视讲：32:05 电视讲：32:10 电视讲：32:15 电视讲：32:20 电视讲：32:25 电视讲：32:30 电视讲：32:35 电视讲：32:40 电视讲：32:45 电视讲：32:50 电视讲：32:55 电视讲：33:00 电视讲：33:05 电视讲：33:10 电视讲：33:15 电视讲：33:20 电视讲：33:25 电视讲：33:30 电视讲：33:35 电视讲：33:40 电视讲：33:45 电视讲：33:50 电视讲：33:55 电视讲：34:00 电视讲：34:05 电视讲：34:10 电视讲：34:15 电视讲：34:20 电视讲：34:25 电视讲：34:30 电视讲：34:35 电视讲：34:40 电视讲：34:45 电视讲：34:50 电视讲：34:55 电视讲：35:00 电视讲：35:05 电视讲：35:10 电视讲：35:15 电视讲：35:20 电视讲：35:25 电视讲：35:30 电视讲：35:35 电视讲：35:40 电视讲：35:45 电视讲：35:50 电视讲：35:55 电视讲：36:00 电视讲：36:05 电视讲：36:10 电视讲：36:15 电视讲：36:20 电视讲：36:25 电视讲：36:30 电视讲：36:35 电视讲：36:40 电视讲：36:45 电视讲：36:50 电视讲：36:55 电视讲：37:00 电视讲：37:05 电视讲：37:10 电视讲：37:15 电视讲：37:20 电视讲：37:25 电视讲：37:30 电视讲：37:35 电视讲：37:40 电视讲：37:45 电视讲：37:50 电视讲：37:55 电视讲：38:00 电视讲：38:05 电视讲：38:10 电视讲：38:15 电视讲：38:20 电视讲：38:25 电视讲：38:30 电视讲：38:35 电视讲：38:40 电视讲：38:45 电视讲：38:50 电视讲：38:55 电视讲：39:00 电视讲：39:05 电视讲：39:10 电视讲：39:15 电视讲：39:20 电视讲：39:25 电视讲：39:30 电视讲：39:35 电视讲：39:40 电视讲：39:45 电视讲：39:50 电视讲：39:55 电视讲：40:00 电视讲：40:05 电视讲：40:10 电视讲：40:15 电视讲：40:20 电视讲：40:25 电视讲：40:30 电视讲：40:35 电视讲：40:40 电视讲：40:45 电视讲：40:50 电视讲：40:55 电视讲：41:00 电视讲：41:05 电视讲：41:10 电视讲：41:15 电视讲：41:20 电视讲：41:25 电视讲：41:30 电视讲：41:35 电视讲：41:40 电视讲：41:45 电视讲：41:50 电视讲：41:55 电视讲：42:00 电视讲：42:05 电视讲：42:10 电视讲：42:15 电视讲：42:20 电视讲：42:25 电视讲：42:30 电视讲：42:35 电视讲：42:40 电视讲：42:45 电视讲：42:50 电视讲：42:55 电视讲：43:00 电视讲：43:05 电视讲：43:10 电视讲：43:15 电视讲：43:20 电视讲：43:25 电视讲：43:30 电视讲：43:35 电视讲：43:40 电视讲：43:45 电视讲：43:50 电视讲：43:55 电视讲：44:00 电视讲：44:05 电视讲：44:10 电视讲：44:15 电视讲：44:20 电视讲：44:25 电视讲：44:30 电视讲：44:35 电视讲：44:40 电视讲：44:45 电视讲：44:50 电视讲：44:55 电视讲：45:00 电视讲：45:05 电视讲：45:10 电视讲：45:15 电视讲：45:20 电视讲：45:25 电视讲：45:30 电视讲：45:35 电视讲：45:40 电视讲：45:45 电视讲：45:50 电视讲：45:55 电视讲：46:00 电视讲：46:05 电视讲：46:10 电视讲：46:15 电视讲：46:20 电视讲：46:25 电视讲：46:30 电视讲：46:35 电视讲：46:40 电视讲：46:45 电视讲：46:50 电视讲：46:55 电视讲：47:00 电视讲：47:05 电视讲：47:10 电视讲：47:15 电视讲：47:20 电视讲：47:25 电视讲：47:30 电视讲：47:35 电视讲：47:40 电视讲：47:45 电视讲：47:50 电视讲：47:55 电视讲：48:00 电视讲：48:05 电视讲：48:10 电视讲：48:15 电视讲：48:20 电视讲：48:25 电视讲：48:30 电视讲：48:35 电视讲：48:40 电视讲：48:45 电视讲：48:50 电视讲：48:55 电视讲：49:00 电视讲：49:05 电视讲：49:10 电视讲：49:15 电视讲：49:20 电视讲：49:25 电视讲：49:30 电视讲：49:35 电视讲：49:40 电视讲：49:45 电视讲：49:50 电视讲：49:55 电视讲：50:00 电视讲：50:05 电视讲：50:10 电视讲：50:15 电视讲：50:20 电视讲：50:25 电视讲：50:30 电视讲：50:35 电视讲：50:40 电视讲：50:45 电视讲：50:50 电视讲：50:55 电视讲：51:00 电视讲：51:05 电视讲：51:10 电视讲：51:15 电视讲：51:20 电视讲：51:25 电视讲：51:30 电视讲：51:35 电视讲：51:40 电视讲：51:45 电视讲：51:50 电视讲：51:55 电视讲：52:00 电视讲：52:05 电视讲：52:10 电视讲：52:15 电视讲：52:20 电视讲：52:25 电视讲：52:30 电视讲：52:35 电视讲：52:40 电视讲：52:45 电视讲：52:50 电视讲：52:55 电视讲：53:00 电视讲：53:05 电视讲：53:10 电视讲：53:15 电视讲：53:20 电视讲：53:25 电视讲：53:30 电视讲：53:35 电视讲：53:40 电视讲：53:45 电视讲：53:50 电视讲：53:55 电视讲：54:00 电视讲：54:05 电视讲：54:10 电视讲：54:15 电视讲：54:20 电视讲：54:25 电视讲：54:30 电视讲：54:35 电视讲：54:40 电视讲：54:45 电视讲：54:50 电视讲：54:55 电视讲：55:00 电视讲：55:05 电视讲：55:10 电视讲：55:15 电视讲：55:20 电视讲：55:25 电视讲：55:30 电视讲：55:35 电视讲：55:40 电视讲：55:45 电视讲：55:50 电视讲：55:55 电视讲：56:00 电视讲：56:05 电视讲：56:10 电视讲：56:15 电视讲：56:20 电视讲：56:25 电视讲：56:30 电视讲：56:35 电视讲：56:40 电视讲：56:45 电视讲：56:50 电视讲：56:55 电视讲：57:00 电视讲：57:05 电视讲：57:10 电视讲：57:15 电视讲：57:20 电视讲：57:25 电视讲：57:30 电视讲：57:35 电视讲：57:40 电视讲：57:45 电视讲：57:50 电视讲：57:55 电视讲：58:00 电视讲：58:05 电视讲：58:10 电视讲：58:15 电视讲：58:20 电视讲：58:25 电视讲：58:30 电视讲：58:35 电视讲：58:40 电视讲：58:45 电视讲：58:50 电视讲：58:55 电视讲：59:00 电视讲：59:05 电视讲：59:10 电视讲：59:15 电视讲：59:20 电视讲：59:25 电视讲：59:30 电视讲：59:35 电视讲：59:40 电视讲：59:45 电视讲：59:50 电视讲：59:55 电视讲：60:00 电视讲：60:05 电视讲：60:10 电视讲：60:15 电视讲：60:20 电视讲：60:25 电视讲：60:30 电视讲：60:35 电视讲：60:40 电视讲：60:45 电视讲：60:50 电视讲：60:55 电视讲：61:00 电视讲：61:05 电视讲：61:10 电视讲：61:15 电视讲：61:20 电视讲：61:25 电视讲：61:30 电视讲：61:35 电视讲：61:40 电视讲：61:45 电视讲：61:50 电视讲：61:55 电视讲：62:00 电视讲：62:05 电视讲：62:10 电视讲：62:15 电视讲：62:20 电视讲：62:25 电视讲：62:30 电视讲：62:35 电视讲：62:40 电视讲：62:45 电视讲：62:50 电视讲：62:55 电视讲：63:00 电视讲：63:05 电视讲：63:10 电视讲：63:15 电视讲：63:20 电视讲：63:25 电视讲：63:30 电视讲：63:35 电视讲：63:40 电视讲：63:45 电视讲：63:50 电视讲：63:55 电视讲：64:00 电视讲：64:05 电视讲：64:10 电视讲：64:15 电视讲：64:20 电视讲：64:25 电视讲：64:30 电视讲：64:35 电视讲：64:40 电视讲：64:45 电视讲：64:50 电视讲：64:55 电视讲：65:00 电视讲：65:05 电视讲：65:10 电视讲：65:15 电视讲：65:20 电视讲：65:25 电视讲：65:30 电视讲：65:35 电视讲：65:40 电视讲：65:45 电视讲：65:50 电视讲：65:55 电视讲：66:00 电视讲：66:05 电视讲：66:10 电视讲：66:15 电视讲：66:20 电视讲：66:25 电视讲：66:30 电视讲：66:35 电视讲：66:40 电视讲：66:45 电视讲：66:50 电视讲：66:55 电视讲：67:00 电视讲：67:05 电视讲：67:10 电视讲：67:15 电视讲：67:20 电视讲：67:25 电视讲：67:30 电视讲：67:35 电视讲：67:40 电视讲：67:45 电视讲：67:50 电视讲：67:55 电视讲：68:00 电视讲：68:05 电视讲：68:10 电视讲：68:15 电视讲：68:20 电视讲：68:25 电视讲：68:30 电视讲：68:35 电视讲：68:40 电视讲：68:45 电视讲：68:50 电视讲：68:55 电视讲：69:00 电视讲：69:05 电视讲：69:10 电视讲：69:15 电视讲：69:20 电视讲：69:25 电视讲：69:30 电视讲：69:35 电视讲：69:40 电视讲：69:45 电视讲：69:50 电视讲：69:55 电视讲：70:00 电视讲：70:05 电视讲：70:10 电视讲：70:15 电视讲：70:20 电视讲：70:25 电视讲：70:30 电视讲：70:35 电视讲：70:40 电视讲：70:45 电视讲：70:50 电视讲：70:55 电视讲：71:00 电视讲：71:05 电视讲：71:10 电视讲：71:15 电视讲：71:20 电视讲：71:25 电视讲：71:30 电视讲：71:35 电视讲：71:40 电视讲：71:45 电视讲：71:50 电视讲：71:55 电视讲：72:00 电视讲：72:05 电视讲：72:10 电视讲：72:15 电视讲：72:20 电视讲：72:25 电视讲：72:30 电视讲：72:35 电视讲：72:40 电视讲：72:45 电视讲：72:50 电视讲：72:55 电视讲：73:00 电视讲：73:05 电视讲：73:10 电视讲：73:15 电视讲：73:20 电视讲：73:25 电视讲：73:30 电视讲：73:35 电视讲：73:40 电视讲：73:45 电视讲：73:50 电视讲：73:55 电视讲：74:00 电视讲：74:05 电视讲：74:10 电视讲：74:15 电视讲：74:20 电视讲：74:25 电视讲：74:30 电视讲：74:35 电视讲：74:40 电视讲：74:45 电视讲：74:50 电视讲：74:55 电视讲：75:00 电视讲：75:05 电视讲：75:10 电视讲：75:15 电视讲：75:20 电视讲：75:25 电视讲：75:30 电视讲：75:35 电视讲：75:40 电视讲：75:45 电视讲：75:50 电视讲：75:55 电视讲：76:00 电视讲：76:05 电视讲：76:10 电视讲：76:15 电视讲：76:20 电视讲：76:25 电视讲：76:30 电视讲：76:35 电视讲：76:40 电视讲：76:45 电视讲：76:50 电视讲：76:55 电视讲：77:00 电视讲：77:05 电视讲：77:10 电视讲：77:15 电视讲：77:20 电视讲：77:25 电视讲：77:30 电视讲：77:35 电视讲：77:40 电视讲：77:45 电视讲：77:50 电视讲：77:55 电视讲：78:00 电视讲：78:05 电视讲：78:10 电视讲：78:15 电视讲：78:20 电视讲：78:25 电视讲：78:30 电视讲：78:35 电视讲：78:40 电视讲：78:45 电视讲：78:50 电视讲：78:55 电视讲：79:00 电视讲：79:05 电视讲：79:10 电视讲：79:15 电视讲：79:20 电视讲：79:25 电视讲：79:30 电视讲：79:35 电视讲：79:40 电视讲：79:45 电视讲：79:50 电视讲：79:55 电视讲：80:00 电视讲：80:05 电视讲：80:10 电视讲：80:15 电视讲：80:20 电视讲：80:25 电视讲：80:30 电视讲：80:35 电视讲：80:40 电视讲：80:45 电视讲：80:50 电视讲：80:55 电视讲：81:00 电视讲：81:05 电视讲：81:10 电视讲：81:15 电视讲：81:20 电视讲：81:25 电视讲：81:30 电视讲：81:35 电视讲：81:40 电视讲：81:45 电视讲：81:50 电视讲：81:55 电视讲：82:00 电视讲：82:05 电视讲：82:10 电视讲：82:15 电视讲：82:20 电视讲：82:25 电视讲：82:30 电视讲：82:35 电视讲：82:40 电视讲：82:45 电视讲：82:50 电视讲：82:55 电视讲：83:00 电视讲：83:05 电视讲：83:10 电视讲：83:15 电视讲：83:20 电视讲：83:25 电视讲：83:30 电视讲：83:35 电视讲：83:40 电视讲：83:45 电视讲：83:50 电视讲：83:55 电视讲：84:00 电视讲：84:05 电视讲：84:10 电视讲：84:15 电视讲：84:20 电视讲：84:25 电视讲：84:30 电视讲：84:35 电视讲：84:40 电视讲：84:45 电视讲：84:50 电视讲：84:55 电视讲：85:00 电视讲：85:05 电视讲：85:10 电视讲：85:15 电视讲：85:20 电视讲：85:25 电视讲：85:30 电视讲：85:35 电视讲：85:40 电视讲：85:45 电视讲：85:50 电视讲：85:55 电视讲：86:00 电视讲：86:05 电视讲：86:10 电视讲：86:15 电视讲：86:20 电视讲：86:25 电视讲：86:30 电视讲：86:35 电视讲：86:40 电视讲：86:45 电视讲：86:50 电视讲：86:55 电视讲：87:00 电视讲：87:05 电视讲：87:10 电视讲：87:15 电视讲：87:20 电视讲：87:25 电视讲：87:30 电视讲：87:35 电视讲：87:40 电视讲：87:45 电视讲：87:50 电视讲：87:55 电视讲：88:00 电视讲：88:05 电视讲：88:10 电视讲：88:15 电视讲：88:20 电视讲：88:25 电视讲：88:30 电视讲：88:35 电视讲：88:40 电视讲：88:45 电视讲：88:50 电视讲：88:55 电视讲：89:00 电视讲：89:05 电视讲：89:10 电视讲：89:15 电视讲：89:20 电视讲：89:25 电视讲：89:30 电视讲：89:35 电视讲：89:40 电视讲：89:45 电视讲：89:50 电视讲：89:55 电视讲：90:00 电视讲：90:05 电视讲：90:10 电视讲：90:15 电视讲：90:20 电视讲：90:25 电视讲：90:30 电视讲：90:35 电视讲：90:40 电视讲：90:45 电视讲：90:50 电视讲：90:55 电视讲：91:00 电视讲：91:05 电视讲：91:10 电视讲：91:15 电视讲：91:20 电视讲：91:25 电视讲：91:30 电视讲：91:35 电视讲：91:40 电视讲：91:45 电视讲：91:50 电视讲：91:55 电视讲：92:00 电视讲：92:05 电视讲：92:10 电视讲：92:15 电视讲：92:20 电视讲：92:25 电视讲：92:30 电视讲：92:35 电视讲：92:40 电视讲：92:45 电视讲：92:50 电视讲：92:55 电视讲：93:00 电视讲：93:05 电视讲：93:10 电视讲：93:15 电视讲：93:20 电视讲：93:25 电视讲：93:30 电视讲：93:35 电视讲：93:40 电视讲：93:45 电视讲：93:50 电视讲：93:55 电视讲：94:00 电视讲：94:05 电视讲：94:10 电视讲：94:15 电视讲：94:20 电视讲：94:25 电视讲：94:30 电视讲：94:35 电视讲：94:40 电视讲：94:45 电视讲：94:50 电视讲：94:55 电视讲：95:00 电视讲：95:05 电视讲：95:10 电视讲：95:15 电视讲：95:20 电视讲：95:25 电视讲：95:30 电视讲：95:35 电视讲：95:40 电视讲：95:45 电视讲：95:50 电视讲：95:55 电视讲：96:00 电视讲：96:05 电视讲：96:10 电视讲：96:15 电视讲：96:20 电视讲：96:25 电视讲：96:30 电视讲：96:35 电视讲：96:40 电视讲：96:45 电视讲：96:50 电视讲：96:55 电视讲：97:00 电视讲：97:05 电视讲：97:10 电视讲：97:15 电视讲：97:20 电视讲：97:25 电视讲：97:30 电视讲：97:35 电视讲：97:40 电视讲：97:45 电视讲：97:50 电视讲：97:55 电视讲：98:00 电视讲：98:05 电视讲：98:10 电视讲：98:15 电视讲：98:20 电视讲：98:25 电视讲：98:30 电视讲：98:35 电视讲：98:40 电视讲：98:45 电视讲：98:50 电视讲：98:55 电视讲：99:00 电视讲：99:05 电视讲：99:10 电视讲：99:15 电视讲：99:20 电视讲：99:25 电视讲：99:30 电视讲：99:35 电视讲：99:40 电视讲：99:45 电视讲：99:50 电视讲：99:55 电视讲：100:00 电视讲：100:05 电视讲：100:10 电视讲：100:15 电视讲：100:20 电视讲：100:25 电视讲：100:30 电视讲：100:35 电视讲：100:40 电视讲：100:45 电视讲：100:50 电视讲：100:55 电视讲：101:00 电视讲：101:05 电视讲：101:10 电视讲：101:15 电视讲：101:20 电视讲：101:25 电视讲：101:30 电视讲：101:35 电视讲：101:40 电视讲：101:45 电视讲：101:50 电视讲：101:55 电视讲：102:00 电视讲：102:05 电视讲：102:10 电视讲：102:15 电视讲：102:20 电视讲：102:25 电视讲：102:30 电视讲：102:35 电视讲：102:40 电视讲：102:45 电视讲：102:50 电视讲：102:55 电视讲：103:00 电视讲：103:05 电视讲：103:10 电视讲：103:15 电视讲：103:20 电视讲：103:25 电视讲：103:30 电视讲：103:35 电视讲：103:40 电视讲：103:45 电视讲：103:50 电视讲：103:55 电视讲：104:00 电视讲：104:05 电视讲：104:10 电视讲：104:15 电视讲：104:20 电视讲：104:25 电视讲：104:30 电视讲：104:35 电视讲：104:40 电视讲：104:45 电视讲：104:50 电视讲：104:55 电视讲：105:00 电视讲：105:05 电视讲：105:10 电视讲：105:15 电视讲：105:20 电视讲：105:25 电视讲：105:30 电视讲：105:35 电视讲：105:40 电视讲：105:45 电视讲：105:50 电视讲：105:55 电视讲：106:00 电视讲：106:05 电视讲：106:10 电视讲：106:15 电视讲：106:20 电视讲：106:25 电视讲：106:30 电视讲：106:35 电视讲：106:40 电视讲：106:45 电视讲：106:50 电视讲：106:55 电视讲：107:00 电视讲：107:05 电视讲：107:10 电视讲：107:15 电视讲：107:20 电视讲：107:25 电视讲：107:30 电视讲：107:35 电视讲：107:40 电视讲：107:45 电视讲：107:50 电视讲：107:55 电视讲：108:00 电视讲：108:05 电视讲：108:10 电视讲：108:15 电视讲：108:20 电视讲：108:25 电视讲：108:30 电视讲：108:35 电视讲：108:40 电视讲：108:45 电视讲：108:50 电视讲：108:55 电视讲：109:00 电视讲：109:05 电视讲：109:10 电视讲：109:15 电视讲：109:20 电视讲：109:25 电视讲：109:30 电视讲：109:35 电视讲：109:40 电视讲：109:45 电视讲：109:50 电视讲：109:55 电视讲：110:00 电视讲：110:05 电视讲：110:10 电视讲：110:15 电视讲：110:20 电视讲：110:25 电视讲：110:30 电视讲：110:35 电视讲：110:40 电视讲：110:45 电视讲：110:50 电视讲：110:55 电视讲：111:00 电视讲：111:05 电视讲：111:10 电视讲：111:15 电视讲：111:20 电视讲：111:25 电视讲：111:30 电视讲：111:35 电视讲：111:40 电视讲：111:45 电视讲：111:50 电视讲：111:55 电视讲：112:00 电视讲：112:05 电视讲：112:10 电视讲：112:15 电视讲：112:20 电视讲：112:25 电视讲：112:30 电视讲：112:35 电视讲：112:40 电视讲：112:45 电视讲：112:50 电视讲：112:55 电视讲：113:00 电视讲：113:05 电视讲：113:10 电视讲：113:15 电视讲：113:20 电视讲：113:25 电视讲：113:30 电视讲：113:35 电视讲：113:40 电视讲：113:45 电视讲：113:50 电视讲：113:55 电视讲：114:00 电视讲：114:05 电视讲：114:10 电视讲：114:15 电视讲：114:20 电视讲：114:25 电视讲：114:30 电视讲：114:

“太国人民之声”电台热烈欢呼大好的世界革命形势

世界反帝反殖反霸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太国人民之声”电台十二月二十九日广播一篇文章，热烈欢呼一九七七年非常有利于人民的世界革命斗争形势。

文章说：“一九七七年，全国人民为改善生活，为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蓬勃向前发展。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的世界反帝、反殖、反霸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文章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争霸，使得到处出现动乱，它们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文章说，在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洲，革命斗争的浪潮向前发展，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和东帝汶的人民武装斗争活动也在蓬勃进行，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有的已经解放了大片土地。

文章说：“朝鲜人民也展开斗争，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干涉和美—朴集团的战争准备，并坚持和平自主统一朝鲜”。

文章说：“中国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今年胜利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以华国锋同志为

主席的新的党中央委员会，保障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个方面取得可喜的成就”。

文章说：“亚洲各国人民还揭露和强烈反对美苏扩张势力和争霸世界的阴谋活动，使美国 and 苏联的阴谋遭到重大的挫折”。

文章说，一九七七年，非洲和中东各国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苏丹、索马里、埃及政府和人民驱逐苏军人员出境；扎伊尔军队粉碎了苏联雇佣军的入侵；安哥拉人民展开反对苏联和古巴雇佣军占领安哥拉的斗争。此外，在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也开展了反对种族歧视，要求自治权利的斗争。

文章说，阿拉伯各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反对以色列侵略，要求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要求归还全部被占领的拉伯土地。

文章说，在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国家也积极投身反帝反霸斗争。它们维护民族独立主权的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拉丁美洲国家还站在维护二百海里领海权斗争的最前列。它们坚决反对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它们领海

区掠夺资源。

文章说：“第三世界国家除了展开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干涉、控制和扩张势力，坚决捍卫自己民族独立主权斗争之外，还进行反对超级大国在经济上的垄断和剥削的斗争，并且在维护民族经济利益和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取得新的胜利”。

文章说，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合作，在同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互相支持，显示了第三世界在反帝、反殖、反霸中的作用和强大力量。

文章说，一年来，第二世界国家的工人、教师、学生和各界人士为要求增加工资、保障就业和改善生活而进行的罢工、罢教和罢课斗争一再爆发。

文章说，美苏仍然在激烈争夺世界霸权，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增加了世界大战的危险。

文章最后说，从一九七七年世界形势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力量在进步力量更加发展壮大，各国人民的斗争在向前发展并且不断取得可喜的胜利。

苏联在阿拉伯地区受挫的一年

一九七七年，苏联在阿拉伯地区阴谋败露，连连受挫。在埃及、在苏丹、在索马里，一连串失败接踵而来。

去年毅然废除埃及“友好合作”条约的埃及，今年又同苏联展开新的斗争。埃及政府和人民坚决抵制了苏联在条约废除后进行的威胁恫吓，造谣诽谤。埃及还勇敢地顶住了苏联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压力。今年埃及从多种来源购买武器，并独自和联合国其他阿拉伯国家生产部分轻武器和弹药，以克服由于苏联禁运武器所造成的困难。为了回答苏联对武器的禁运，埃及政府自八月十五日起停止了向苏联提供棉花。

苏丹人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五月，苏丹政府驱逐了全部九十名苏联军事专家，显示了苏丹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义气和坚强决心。苏联不甘甘失败，紧接着又对苏丹进行诬蔑，妄图破坏苏丹和邻国的关系，策划反对苏丹的新阴谋。对此，苏丹政府和舆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继续同苏联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地处红海口的索马里在十一月宣布废除索—苏“友好合作”条约，驱逐苏联专家，限制苏联驻索使馆的人数，给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索马里不顾苏联的压力，拒绝了苏联通过古巴总理卡斯楚提出的由红海口两岸国家组成“邦联”的建议。苏联策划成立这个“邦联”，目的在于进一步控制红海地区国家，控制印度洋—地中海航线，并利用这一“邦联”进一步挑拨阿拉伯国家之间以及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阿拉伯国家对遭到苏联雇佣军入侵的扎伊尔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它们从道义上到物质上给予扎伊尔军民以坚决的支持。摩洛哥派出作战部队，埃及派出飞行员，同扎伊尔军队并肩作战，为赶走入侵的苏联雇佣军作出了贡献。

一九七七年，在阿拉伯地区，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有了明显的暴露。霸权主义者手伸向哪里，就在哪里被捉住。苏联在阿拉伯地区遭到沉重的打击，这绝非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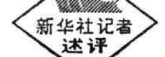
埃及、苏丹和索马里三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埃及是最早接受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最早接受苏联“专家”，最早同苏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的，但是它受苏联干涉、控制、掠夺和颠覆之害也最深。苏丹和索马里的情况也是如此。苏丹在几年内两次遭受苏联策划的武装颠覆和入侵。索马里在同邻国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争端中，受到苏联的挑拨和压制。这三个国家都因为再也无法忍受霸权主义的欺负，起来反抗，从而使苏联经营多年的向北直出地中海，控制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口，向东面向印度洋，向西、向南可深入非洲腹地的战略地位，一朝丧失殆尽。

除了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在一些国家被彻底揭穿外，它在中东问题上的虚伪态度也为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人民所识破。

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利用中东问题明争暗斗，它们都要损害阿拉伯人民的利益，都要控制中东，这是共同的；区别仅仅在于：美国是公开不遗余力地支持以色列，而苏联却打着“天然盟友”的幌子，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面目出现。这种假面具也逐渐被戳穿。在今年十月初发表的苏美联合声明中，苏联放弃了一些它长期标榜以欺世盗名的主张，既不提要以色列撤出全部阿拉伯领土，又不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这就再一次说明，它为挤进日内瓦会议同美国争权，是随时可以出卖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这个文件一发表，就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谴责。十一月间举行的阿拉伯外长会议也在这些问题上坚持阿拉伯国家多次重申的原则立场。

受尽掠夺之苦的台湾各阿拉伯国家，也对超级大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今年，它们又以恢复统一的石油价格粉碎了超级大国在石油输出国之间制造分裂的阴谋。台湾各阿拉伯国家还提出了“台湾属于台湾人民”的响亮口号，并且宣布，台湾地区必须“不受外国干涉和没有外国军事基地”。这些正义的呼声，都是针对正在这一地区角逐的两霸，特别是针对梦想南下攫取台湾暖水海域、控制石油命脉的苏联的。

一年来的中东形势再次证明了当前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在迅速暴露。恰恰是那些同苏联打交道时间长久、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害最深，因而反抗也愈烈。



特鲁多总理首次访问北美空防司令部

对加拿大与美国的联合防务安排感到满意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电 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十二月二十七日 and 二十八日访问了设在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美北美空防司令部。

这是自一九五八年美国和加拿大共同建立北美空防司令部以来加拿大总理的首次访问。

在访问期间，特鲁多总理会见了北美空防司令

部的美国司令詹姆斯·希尔斯上将和加拿大副司令戴维·亚当森中将。特鲁多总理参观了高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七英里里的夏延山核工程的地下防空中心。这是一个用来侦察飞机的警报系统，这一警报系统能在加拿大或美国遭到苏联的导弹袭击或空袭时发出警报。

在特鲁多总理离开渥太华前往科罗拉多斯普林

斯前，加拿大总理发言人对记者说，加拿大对于与美国的联合防务安排感到满意。特鲁多总理在离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前对记者说，北美空防司令部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据报道，加拿大派有一万零五百名军人在北美空防司令部服役，能通过该司令部来保护加拿大领空的大部分。

芬兰决定购买飞机加强空军

新华社赫尔辛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电 芬兰政府十二月二十九日决定在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内购买五十架英国“鹰”式喷气歼击教练机，以加强芬兰空军的装备和训练。与此同时，芬兰政府还决定在一九七八年春季的追加预算中增加拨款以实现这项采购。

十二月三十日，芬兰国防部长托·太赫凯马同英国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经理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引擎公司的经理在赫尔辛基签订了这项采购合同。

早在去年十一月，芬兰政府就授权国防部采购“鹰”式飞机一事同英国方面进行谈判。经过一年的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了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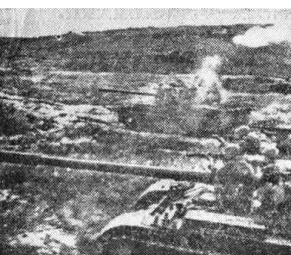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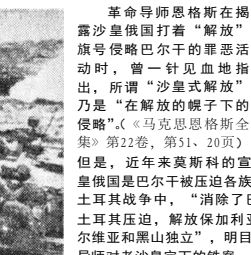
“解放”幌子下的侵略

——沙皇俄国侵略巴尔干的鬼蜮伎俩

王斯德

国佬”，“民族军”上尉以上的军官都由俄国人垄断，保加利亚的宪法由俄国占领当局一手炮制，并径彼得堡沙皇办公厅存案。甚至连新国王也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钦定的内臣巴滕贝克充任。于是保加利亚从土耳其属地变为俄罗斯帝国的“外多瑙省”。“保加利亚人已经向派到他们国家的沙皇代理人活动中中饱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页）

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中，罗马尼亚也受尽了“沙皇式解放”的苦差。罗马尼亚一直被俄国看成从陆上通往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军事走廊。从彼得大帝以来，消灭罗马尼亚民族始终是俄国进行阴谋和战争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79页）对土战争前夕，俄国软硬兼施地迫使罗马尼亚缔结同盟条约，强迫“军事通商”，并且不等条约在罗马尼亚议会中批准，俄军便汹涌进入罗马尼亚。更可恶的是，后来俄军在攻打普列夫拉（今普列文）城遭遇惨败时，俄军统帅竟毫羞耻地迫使罗军和俄军编成联军。只是在罗军的助战下，俄军才攻下了围攻五月未克的普列夫那城，并直扑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土耳其屈膝投降，签订了圣斯蒂凡诺和约。和约竟规定将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罗马尼亚政府再三拒绝沙俄割地的要求，沙俄竟张牙舞爪地对罗马尼亚进行恫吓：“若再异议，当出兵占领全国”。恩格斯为此指出：“是罗马尼亚使俄国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的，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它的那块贝萨拉比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页）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沙皇式“解放”乃“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页）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边高唱“缓和”和“战争”，一边加紧扩军备战。这是苏联喀尔巴阡军区部队的坦克进行登陆攻击演习。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国际简讯

苏丹埃塞俄比亚间的航空线将重新开放

据苏丹通讯社十二月三十日报道，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之间的航空线将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五日重新开放。这是两国根据非洲统一组织调解委员会最近举行的弗里敦会议的建议而采取的行动。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航空线是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关闭的。

印尼塞梅鲁火山又进入活动期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的塞梅鲁火山又进入活动期，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再次喷出大量岩浆。报道说，从火山口喷出的岩浆顺流而下，冲击了松贝尔乌里普村，淹没了附近的一条道路和一座桥梁，切断了从松贝尔乌里普村到苏皮特乌朗村的交通，使二千二百多人无家可归。

（据新华社讯）

泪史吧。塞尔维亚位于巴尔干腹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早在十九世纪初，沙俄便在“解放”的旗号下不断向塞尔维亚扩张渗透。一八一四年，塞尔维亚人民重举义旗，再次发动反土起义。经过激烈搏斗，终于在一八三三年摆脱了土耳其的羁绊，获得了正式自治。这时，沙俄却厚颜无耻地吹嘘它“援助”有功，借机扩张，把一大批俄国间谍布满了塞尔维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6页）一八四二年，塞尔维亚选举大公，沙俄为了这是将塞尔维亚拉入“斯拉夫大家庭”的良机，立即派人前往贝尔格莱德，妄图操纵选举，但是酷爱独立自由的塞尔维亚人民冲破了沙俄的控制，选举了亚历山大为大公。沙俄就千方百计进行颠覆活动，甚至公然“通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怂恿土耳其对塞尔维亚人采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39页）一八七——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期间，沙俄又在“军事援助”的幌子下进行控制塞尔维亚，沙俄将领切尔尼亚也夫夺取了塞尔维亚陆军总督的要职。这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赤裸裸地宣称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人的国家之一将变为事实上的俄国省份”。

口称“援助”，实为侵略、控制，这就是“沙皇式解放”的真谛。列宁在揭露沙皇这一鬼蜮伎俩时指出，沙皇政府“对‘斯拉夫兄弟’的‘关怀’是再反动不过的了。这种‘关怀’掩盖着早已使俄国在巴尔干声名狼藉的那些最卑鄙无耻的阴谋。这种‘关怀’一向就是要摧毁某些巴尔干国家的真正的民主。”（《列宁全集》第15卷，第202页）

今天，克林姆林宫的新沙皇金鑫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重操老沙皇的故伎。它打着“国际主义”、“友谊”、“援助”的旗号，对巴尔干以及东欧一些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直至出兵武装占领。其手段之毒，野心之大，比老沙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新沙皇为了以昨天卑鄙的行为来为它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公然篡改历史，抵制革命导师对老沙皇的揭露和批判，这不但自招地露出了它那臀部带有俄罗斯沙皇王朝的纹章，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新老沙皇确是同类相求的一丘之貉。